

琼瑶全集 27

---

# 我是一片云

花城出版社

1996年1月8日

**粤新登字 05 号**

责任编辑：谢日新

封面设计：吴慧雯

琼瑶全集 27

**我是一片云**

\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迪丽彩印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9.10 印张 1 插页 160,000 字

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 册

ISBN7—5360—2269—7

I·1951 定价：12.70 元

**独家版权·翻印必究**

## 写在花城出版社 “琼瑶全集”之前

一九八八年，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，我带着一份无法言喻的欣喜，回到大陆，一口气跑了十几个省，由北到南，由城市到乡村，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。这样一趟旅行之后，才知道我的小说，在大陆竟然拥有很多的读者，这对我而言，真是一件莫大的喜悦，对我的写作生涯，也是一项大大的鼓励。每当我来到一些偏远的城市，走在大街小巷中，都有闻风而至的读者，拿着我的书来找我签名时，我就深深的感动了！以前，我常常怀疑，我这么孜孜不倦的写作，让我的青春，我的大好时光，都消磨在书桌上，写出的作品，自己也不是很满意，这样的一生，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？这种疑惑，此时也得到了解

答，我终于感到不曾虚度此生，而且微微的自傲起来了。虽然，那些坊间出版的“琼瑶著作”，全都是盗版的，我也不太在意了。只是，看到很多书都印得粗制滥造，内容往往错字百出，而觉得十分心痛！

为了扼止这种现象，我开始授权给大陆的出版社，正式出版我的作品。“作家出版社”就是在此时和我签约的。但是，即使我授权后，这些盗版书仍然猖獗，假冒书也依旧到处可见。有权的“作家出版社”也拿这种情形无可奈何。所以，当我和“作家出版社”的约满以后，我实在不愿意继续签约。两年以来，我的书就在“无授权”的状态下，出版得乱七八糟。我每次看到假冒书的时候，难过的程度已非笔墨所能形容。逐渐的，我当初那种感动情绪，都被这种“痛苦”所取代。对于中国大陆的“著作权”观念，也到了“心灰意冷”的地步。

这两年之间，有许多的出版社和我陆续接触，都想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我一直提不起很大的兴致，只怕“授权”后同样紊乱。其中，以“花城出版社”和“云南

人民出版社”最为积极。“花城”出版社的肖建国先生表示，只有以好的品质，好的印刷，好的编排，好的纸张……以及“真实的授权”，“完整的出版”来打击那些非法的盗版和假书。这个做法，使我动心了。于是，今天，“花城出版社”终于得到我的“独家授权”，出版我一整套的“琼瑶全集”。我写作到今天，一共写了五十部小说，要一口气出版五十部书，真是一件大事。

我希望，这套书出版以后，盗版和假书可以彻底消失。我是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人，写作的态度一向真诚。有时，为了两三个字的推敲，常常彻夜不寐。有时，为了一些错误，也常常自责不已。我经常对朋友说，我虽然写得不是很好，但是，我一定尽我的全力。不论“好”与“坏”，都是我自己的，都是“真实的琼瑶”。每出版一本书，我都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的，生怕我让我的读者失望。在我这样的写作心态下，那些不堪入目的假冒书，对我真是一件“残忍”的事！我希望，“花城”这套“琼瑶全集”，可以恢复我对中国大陆读者的感动和信心！希望那

## 我是一片云

---

些爱护我，鼓励我的朋友们，看到的都是我的“真迹”！这些希望，其实都好“简单”，不是吗？“希望”它不会变成只是“希望”，“希望”它能“落实”！那就是我的幸运，也是我的读者们的幸运了！

最后，感谢“花城”的编辑们，为这套书所付出的心力！感谢广东旅游出版社的李亚平先生，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程志方先生和欧阳常贵先生，对这套书的支持和协助！

琼瑶

一九九六年元月四日于台北可园

琼瑶全集 27

---

# 我是一片云

花城出版社

1996年1月8日

**粤新登字 05 号**

责任编辑：谢日新

封面设计：吴慧雯

琼瑶全集 27

**我是一片云**

\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迪丽彩印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9.10 印张 1 插页 160,000 字

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 册

ISBN7—5360—2269—7

---

I·1951 定价：12.70 元

**独家版权·翻印必究**

## 写在花城出版社 “琼瑶全集”之前

一九八八年，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，我带着一份无法言喻的欣喜，回到大陆，一口气跑了十几个省，由北到南，由城市到乡村，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。这样一趟旅行之后，才知道我的小说，在大陆竟然拥有很多的读者，这对我而言，真是一件莫大的喜悦，对我的写作生涯，也是一项大大的鼓励。每当我来到一些偏远的城市，走在大街小巷中，都有闻风而至的读者，拿着我的书来找我签名时，我就深深的感动了！以前，我常常怀疑，我这么孜孜不倦的写作，让我的青春，我的大好时光，都消磨在书桌上，写出的作品，自己也不是很满意，这样的一生，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？这种疑惑，此时也得到了解

答，我终于感到不曾虚度此生，而且微微的自傲起来了。虽然，那些坊间出版的“琼瑶著作”，全都是盗版的，我也不太在意了。只是，看到很多书都印得粗制滥造，内容往往错字百出，而觉得十分心痛！

为了扼止这种现象，我开始授权给大陆的出版社，正式出版我的作品。“作家出版社”就是在此时和我签约的。但是，即使我授权后，这些盗版书仍然猖獗，假冒书也依旧到处可见。有权的“作家出版社”也拿这种情形无可奈何。所以，当我和“作家出版社”的约满以后，我实在不愿意继续签约。两年以来，我的书就在“无授权”的状态下，出版得乱七八糟。我每次看到假冒书的时候，难过的程度已非笔墨所能形容。逐渐的，我当初那种感动情绪，都被这种“痛苦”所取代。对于中国大陆的“著作权”观念，也到了“心灰意冷”的地步。

这两年之间，有许多的出版社和我陆续接触，都想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我一直提不起很大的兴致，只怕“授权”后同样紊乱。其中，以“花城出版社”和“云南

人民出版社”最为积极。“花城”出版社的肖建国先生表示，只有以好的品质，好的印刷，好的编排，好的纸张……以及“真实的授权”，“完整的出版”来打击那些非法的盗版和假书。这个做法，使我动心了。于是，今天，“花城出版社”终于得到我的“独家授权”，出版我一整套的“琼瑶全集”。我写作到今天，一共写了五十部小说，要一口气出版五十部书，真是一件大事。

我希望，这套书出版以后，盗版和假书可以彻底消失。我是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人，写作的态度一向真诚。有时，为了两三个字的推敲，常常彻夜不寐。有时，为了一些错误，也常常自责不已。我经常对朋友说，我虽然写得不是很好，但是，我一定尽我的全力。不论“好”与“坏”，都是我自己的，都是“真实的琼瑶”。每出版一本书，我都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的，生怕我让我的读者失望。在我这样的写作心态下，那些不堪入目的假冒书，对我真是一件“残忍”的事！我希望，“花城”这套“琼瑶全集”，可以恢复我对中国大陆读者的感动和信心！希望那

## 我是一片云

---

些爱护我，鼓励我的朋友们，看到的都是我的“真迹”！这些希望，其实都好“简单”，不是吗？“希望”它不会变成只是“希望”，“希望”它能“落实”！那就是我的幸运，也是我的读者们的幸运了！

最后，感谢“花城”的编辑们，为这套书所付出的心力！感谢广东旅游出版社的李亚平先生，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程志方先生和欧阳常贵先生，对这套书的支持和协助！

琼瑶

一九九六年元月四日于台北可园

# 1

五月的下午。

天空是一片澄净的蓝，太阳把那片蓝照射得明亮而耀眼。几片白云，在天际悠悠然的飘荡著，带著一份懒洋洋的、舒适的，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意味，从天的这一边，一直飘往天的另一边。

宛露抬头看著天空，看著那几片云的飘荡与游移，她脚下不由自主的半走半跳著，心里洋溢著一种属于青春的、属于阳光的、属于天空般辽阔的喜悦。这喜悦的情绪是难以解释的，它像潮水般澎湃在她胸怀里。这种天气，这阳光，这云层，这初夏的微风……在在都让她欢欣，让她想笑，想跳，想唱歌。何况，今天又是一个特别喜悦的日子！

二十岁，过二十岁的生日，代表就是成人了！家里，父母一定会有一番准备，哥哥兆培准又要吃醋，嚷著说爸爸妈妈“重女轻男”！她不自禁的微笑了，把手里的书本抱紧了一些，快步的向家中“走”去。她的眼光仍然在云层上，脚步是半蹦半跳的。哥哥兆

## 我是一片云

---

培总是说：

“宛露最没样子！走没走相，坐没坐相，站没站相！人家女孩子都文文静静的，只有宛露，长到二十岁，也像个大男孩！”

怎样呢？像男孩又怎样呢？宛露耸耸肩，一眼看到路边的一棵“金急雨”树，正垂著一串串黄色的花朵。金急雨！多么好的名字！那些垂挂的花朵，不正像一串串金色的雨珠吗？她跳起身子，想去摘那花朵，顺手一捞，抄到了一手的黄色花瓣，更多的花瓣就缤纷的飘坠下来了，洒了她一头一脸。多好！她又想笑，生命是多么喜悦而神奇呵！

握著花瓣，望著白云，她在金急雨树下伫立了片刻。二十岁！怎么眼睛一眨就二十岁了呢？总记得小时候，用胳膊抱著母亲的脖子，好奇的问：

“妈妈，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”

“玫瑰花心里长出来的呀！”母亲笑著说。

“哥哥呢？”

“哦，那是从苹果树上摘下来的！”

稍大一些，就知道自己不是玫瑰花心里长出来的，哥哥也不可能是苹果树上摘下来的。十岁，父亲揽著她，正式告诉她生命的来源，是一句最简单的话：

“因为爸爸妈妈相爱，于是就有了哥哥和你！因为我们想要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，老天就给了我们一

## 我是一片云

儿一女！我们是个最幸福的家庭！”

最幸福的，真的！还能有比她这个家更幸福的家吗？她满足的、低低的叹息。手里握著那些花瓣，她又向前面走去。眼睛再一次从那些白云上掠过，她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，父亲曾经左手挽著她，右手挽著兆培，问：

“兆培，宛露，告诉我，你们长大了的志愿是什么？你们将来希望做什么？”

“哦，我要做一个汽车司机！”兆培大声说，他那时候最羡慕开汽车的人。

“呃，”父亲惊愕得瞪大了眼睛，转向了她。“宛露，你呢？”

“我呀！”五岁的她细声细气的说：“我要做一片云。”

“一片云？”父亲的眼睛张得更大了。“为什么要做一片云呢？”

“因为它好高呀！因为它又能飘又能走呀！”

父亲对母亲望著，半晌，才说：

“慧中，咱们的两个孩子真有伟大的志愿呢！”

接著，他们就相视大笑了起来，笑得前俯后仰，笑得天摇地动。她和兆培，也跟著他们一起笑。虽然，并不懂他们为什么那样好笑。

看著云，想著儿时“宏愿”，她就又好笑起来了。一片云！怎会有这样的念头呢？童年的儿语真是莫名

## 我是一片云

---

其妙！但是，真当一片云，又有什么不好？那么悠哉游哉，飘飘荡荡，无拘无束！真的，又有什么不好？她跳跃著穿过马路，往对面的街上冲去。

对面是个巷子口，一群孩子正在那儿玩皮球。刚好有一个球滚到了她的脚边，她毫不思索，对著那球就一脚踢了过去。球直飞了起来，孩子们叫著、嚷著、嘻笑著。她望著那球飞跃的弧度，心里的喜悦在扩大，扩大得几乎要满溢出来。忽然间，她发现有个年轻男人正从那巷子里走出来，她惊愕的张大了嘴，眼看著那球不偏不斜的正对著那男人的脑门落下去。她“哎呀”的叫了一声，飞快的冲过去，想抢接那个球，同时，那男人也发现了这个从天而降的“意外”，出于本能，他想闪避那个球，不料球已经直落在头上，这重重的一击使他头晕眼花，眼冒金星，更不巧的是，宛露已像个火车头般直冲了过来，他的身子一滑，和她撞了个正著。顿时间，他一下子失去了平衡，就摔在马路当中了。而宛露手中的书本和花瓣，全撒了一地。

周围的孩子像是看到了一幕惊人的喜剧，立即爆发了一阵大笑和鼓掌声，宛露满脸尴尬的睁大了眼睛，瞪视著地上那个男人，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一辆计程车飞驰而来，一声尖锐的急煞车声，一阵疯狂的喇叭声，那计程车及时煞住，在宛露惊魂未定的一瞬间，巷子里又驰来另一辆计程车，再一阵喇叭和急

煞车声，两辆计程车成直角停在那儿，直角的前端，是躺在地上的陌生男人，和扎煞著双手的宛露。

“怎么了？撞车了吗？”人群纷纷从街边的小店里涌了过来，司机伸出头来又叫又骂，孩子们跳著脚嘻笑，再也没有遇到过比这一刹那间更混乱、更狼狈、更滑稽的局面，宛露的眼睛瞪得骨溜滚圆，心里却忍不住想笑。她弯腰去看那男人，腰还没弯下去，嘴边的笑就再也按捺不住，终于在唇边绽开了。她边笑边说：

“你今天应该买爱国奖券，一定中奖！”

那年轻人从地上一跃而起，眼睛是恼怒的，两道浓眉在眉心虬结著，他恶狠狠的盯著宛露，气呼呼的说：

“谢谢你提醒我，中了奖是不是该分你一半呢？”

听语气不大妙，看他那神态就更不大妙，怎么这样凶呀！那眼睛炯炯然的冒著火，那脸色硬帮帮的板著，那竖起的浓眉，和那宽宽的额，这男人有些面熟呢！一时间，她有点惶惑，而周围的汽车喇叭和人声已喧腾成了一片。她耸耸肩，今天心情太好，今天不能和人吵架。她蹲下身子，去捡拾地上的书本。没料到，那男人居然也很有风度的俯下身子帮她拾，她抬头凝望他，两人眼光一接触，她就又噗哧一声笑了：

“别生气，”她说：“你知道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就是为这种事而发明的成语。”